

武林道士精修學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息動不為利不賤門祿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手力不賤貪汙行跡手俗不多辭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

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言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息應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任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自然正直榮辱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問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實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蟻螟螻蚊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越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息非有為也門練則以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手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為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眾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速以為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蓋至小為微精則又小埤者練也自大觀之猶為細物自精視之已為大之盛也物之

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內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為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抱關而為貧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爭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辟異者少為在從衆故也凡此所以為大人之行高不為美惠之清和卑不為盜躐之殘暴又宜知爵祿之為勸戮恥之為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開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內而至約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幾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高不備人疑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殊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食汗以自潔不賤俛詒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據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美容心哉故聞非開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註維嶼莫適海涯大鵬不顧蓬艾所犯有極過量則殆矣精粹不出於形而未免於言論意致也知恩利召害故貨財不爭雖行殊于俗常和而不唱異祿不足動戮恥不為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不可倪虛其心也道人不聞聞則可道也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已亦物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庸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鵬鳥下視塵埃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圓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求利者我

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不以辭讓為能事皆自為無所資於人然不盡用其力以自食食汗之人亦不鄙賤之其行無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為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俛詒由由然與之處焉能說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喪大人者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則盡已也

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瑋者大之威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圓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越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俛詒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

大不足為辯又何爵位戮取之足為勸
德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道德自歸非
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內
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求
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比侮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為梯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
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果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
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毫末查出瞋自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謹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
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
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
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
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梯米無以殊
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相加相傾
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為彼我斯東西
之相反也然猶唇齒未嘗相為而唇亡則
齒寒彼之所為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
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
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

有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
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
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
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
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為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
不能相為可見夫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
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
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為治失性為亂殊性
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
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
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
已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
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
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為梯米毫末差於無
形而至於為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
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
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
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
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
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標觀矣而道非趣則
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
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
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自公
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以爲常也梁麗不可室穴騏驎不能捕鼠
鷓鴣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
明乎天理物情也某夫言其獨義徒言其
衆

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
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
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真無
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
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
所之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之無也
涉有則不見無冥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
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
萬物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
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觀故或
讓而帝或讓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
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
公之時則賤若堯桀亦各有時而已
未可以爲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驎鷓鴣之
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
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釋之與繼不因
時順俗則謂之某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
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
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

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
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
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
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
爲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或遜而
帝或遜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
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
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
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
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
天地陰陽常相爲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
論也
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
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
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
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奪理久
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
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
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
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噲白公
迎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
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非治
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
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逆俗
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
腐齋云。自貴而相賤。雖彘豕。時為帝也。
貴賤不在己。即軒冕。價來之意。以天地比
糗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
各任一職。以為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
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
以充為是以祭。為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
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
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即齊物論。因是
之。意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
陽。亦喻其不可相無。慕夫義徒。即堯舜之
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
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己。忘已任物也。因
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

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
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
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為常。猶珠
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
可以一祭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
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
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故不必多言也。縱
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
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
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瑞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弊受趣舍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變。何少何多是。謂
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況
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吟域。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
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爽。
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
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
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
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其無